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五十七

師古曰近代之讀和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師古曰擊劍者曰劍遙擊而中

之非斬刺也

名犬子

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

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

如師古曰藺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

曰嘗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嘗讀與貴同貴財也巨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

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

明帝諱故遂為嚴耳

相如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數歲迺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呂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師古曰困遂達也來過我於是

相如往舍都亭

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臨邛令繆為恭敬

師古曰繆詳也

日往朝相如相如

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
僮客八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迺相謂曰令有

貴客為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

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眾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自娛師古曰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

重而自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曰挑動之也挑音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閒讀曰

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開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鄭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恐

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之既罷相如迺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

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

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弟但也發聲之急耳酈食其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呂居酒

與庸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質作者保謂庸之可信任者也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

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迺與相如歸成都買田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

前漢五十七

曰弟言之此類甚多義非且也

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師古曰貸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呂居酒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

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呂書札音壯黠反

相如曰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

曰烏於何也為齊難師古曰難詰楚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欲明天子之

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呂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

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墮牆填塹之比者因呂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

田罷子虛過姪烏有先生師古曰姪誇誑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託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王之欲夸僕呂車騎之眾而僕對曰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

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字或作曹其音同耳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

田於海濱師古曰濱涯也音負又音頻列卒滿澤采罔彌山師古曰罔覆車也即今幡車罔也王國兔爰之詩曰雉隄干學學亦罔字

耳彌竟也掩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踐轆之也音委格字或作腳言持引其腳也鴛於鹽浦割鮮

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驚謂亂馳也搗搗也鴛音務搗音如閭反搗音一頓反射中獲多

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呂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

能徧觀也又烏足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曰子之所聞見

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

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

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綿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崒起也鼎音佛岑峯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峯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縈結而峻絕罷池陂

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積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意假借協陀之韻也師古曰

有莫五十七

文音之訓皆非也下屬江河者總言山之廣大所
連者遠耳於文無妨坡音普河反屬音之欲反
其土則丹青赭堊唯黃白坭錫

碧金銀 張揖曰丹丹沙也青腹也赭赤赭也堊白堊也蘇林曰白坭白石英也師古曰丹
之青白色者也堊音惡 衆色炫耀照爛龍鱗 師古曰言采色相耀若龍鱗
坭音附 贖音一郭反 其石則赤

玉玫瑰琳珉昆吾 張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
金音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瑰音枚
瑰音回又音瓌 城功玄厲 張揖曰城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琳音林珉音旻 可用磨也如淳曰城音緘功音勒 礪石武夫 張揖曰皆石
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
蕙龍白黑不分郭璞曰礪音而充反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
其狀若葵其臭如麝蕙芷白芷若杜若也師古曰蘭卽

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 穹窮昌蒲江離蘼蕪 張揖曰江
蘼蕪蘼芷也似蛇牀而香師古曰蘼蕪卽穹窮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蘼蕪一名江
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
識之者然非蘼 蕪也藥對誤耳 諸柘巴且 張揖曰諸柘甘柘也專且蕞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古
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阡靡 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阡靡 案衍壇曼 師古
廣之貌也行音弋戰反壇 緣曰大江隈曰巫山 張揖曰巫山在
音徒但反曼音莫幹反 南郡巫縣也 其高燥則生葳

析苞荔 張揖曰歲馬藍也析似燕麥苞蔗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藍卽今
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歲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隸蘇音皮表反 薛莎

青蘋 張揖曰薛蘋蒿也莎錦侯也青蘋以莎而大生
江胡鴈所食師古曰莎卽今青莎音蘋音煩 其埤溼則生藏蓂兼葭 郭璞曰
中牛馬芻蕪也似蘆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東牆雕胡 張揖曰東牆實可食雕胡菰米也
埤音婢謂下地也葭音郎兼葭音兼葭葭音敵 東牆雕胡 師古曰東牆似蓬其實如葵子也

蓮藕瓠盧 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瓠盧盧魯也郭璞曰蒹蔺也蘆
葦也師古曰書不爲蒹蘆于郭說非也但不知瓠蘆於今是何草耳 奄閭軒
于 張揖曰奄閭蒿也子可治疾軒于猶草也 衆物居之不可勝圖 師古曰勝舉也不可
生水中楊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淹蘆音酒 外發夫容菱華內隱鉅

石白沙 應劭曰夫容蓮華也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鼉 張揖曰蛟狀魚
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蜃鱗甲有文龜似龜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迺
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皆倣此 其

北則有陰林巨樹梗柗豫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迺可知
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梗音便又
音步田反卽今黃梗木 桂椒木蘭檠離朱楊 師古曰桂卽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卽所
也柗音南今所謂柗木 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

檠黃檠也離山梨也朱 檀梨棗橘柚芬芳 張揖曰檀似梨而甘棗棗也師古曰檀
楊赤莖柳也生水邊 卽今所謂檀子也棗棗卽今之棗棗也柚
卽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檀音側加反棗音弋整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莖及芬芳言橘柚之氣也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玄豹曼延驅豸郭璞曰曼延大獸似狸長百尋驅似狸而大豸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曼音萬曼音延豸音岸師古曰曼又音弋戰反驅音丑于反豸合韻音五安

於是乎迺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剽諸吳人剽吳王僚者也方音男士故舉目為類剽與專同楚王

迺駕馴駁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鬚牙食乘雕王之輿師古曰

輿而雕鑠之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曰魚須為旃柄驅馳逐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為旃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尚書大傳橈旃即曲旃也橈音女教反

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曰明月月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左鳥

號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柘桑鳥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鳥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頰頰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鳥號郭璞曰雕畫也師古曰鳥

號應張二說皆有據也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

也陽子驂乘娥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案節未舒即

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未舒言未斃蚤蚤麟距虛張揖曰蚤蚤青獸狀如馬

也師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騏如馬

儻帥倩泐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儻音式六雷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

音必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獸之目洞胷達掖絕

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髀中心絕系也師獲若雨獸揜出蔽地師古

獲殺之多如天雨獸也兩於是楚王迺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

翔容與言自得也師古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亂受

出蘇林曰亂音倦亂之亂誦音鞫強之鞫郭璞曰誦誦折也亂疲極誦音屈師古曰蘇音是也亂

音與劇同誦音其勿反徼工堯反徼要也誦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

殫覩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安於是鄭女曼姬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

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被阿錫掄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掄引也師古

夫人鄧曼也師古曰文說是也揜音踰又雜織羅垂霧縠張揖曰縠縠如霧垂曰為裳也師古曰織

音投也或褰縞委屈如谿谷也粉粉裊裊揚袖戍削張揖曰粉音芬袖衣袖也戍削也或舉或曳

則戍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裊裊垂鬢張揖曰織離鞋也鬢髮後垂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音垂也音弋示反戍讀如本字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

倚音於綺反今人猶呼 **翁甲萃蔡** 張揖曰翁甲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相撫掩容養為倚聲 **下摩蘭蕙上**

拂羽蓋 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翫也 **錯翡翠之葳蕤** 師古曰錯雜也葳蕤羽飾貌 **繆繞玉綏** 張

曰楚王車之綏呂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呂玉飾綏亦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綏即今之所謂采緜垂纒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蓼纒音隄 **眇眇忽**

忽若神之髣髴 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 **於是迺羣相與獠**

於蕙圃 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古曰獠音力笑反 **嬰嫗勃窣上金隄** 師古曰嫗嫗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

揜翡翠射駿驥 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青羽者曰翠駿驥驛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

微矰出纖繳施 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呂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矰音增繳音灼 **弋白**

雙鶴下玄鶴加 師古曰鶴鴝為鴝鹿山東通謂之鶴鴝俗名為錯落錯者亦言鶴聲之急耳又謂鴝將將音來奪友鴝鹿鴝將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也相鶴經云鶴壽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鴝而連駕鴝又下雙鶴而加玄鶴也 **鴝音倉**

息而後游於清池 郭璞曰浮文鴝張揖曰鴝水鳥也畫其象於船也師古曰鴝音倉 **揚旌柁** 張揖曰揚舉也柁音棹也師古曰柁音棹也

張翠帷建羽蓋 郭璞曰施之也師古曰施之也師古曰施之也 **拊金鼓** 師古曰拊音五歷反

拊金鼓 師古曰拊音五歷反 **罔毒目釣紫貝** 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曰紫貝水中介蟲古曰為貨也

吹鳴籟 張揖曰籟籟也 **榜人歌** 張揖曰榜人榜人船長也 **聲流喝**

水蟲駭波鴻沸 郭璞曰魚龍躍濤浪作也師古曰沸音普蓋反 **涌泉起奔揚會**

礪石相擊琅琅磕磕 師古曰礪石轉石也礪音盧對反磕音口蓋反 **若雷霆之聲**

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溪溪 師古曰靈鼓六面擊之所已警眾也 **車案行騎**

就隊 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音大內反 **纒乎淫淫般乎裔裔** 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古曰纒音徒般音盤

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 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伏儼曰勺藥呂蘭桂調食文類曰五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 師古曰將字與轡同焯音千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轡

將割輪焯自己為娛 師古曰焯其肉搵車輪鹽而食之此蓋呂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 **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 師古曰殆近也 **於是王無已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衆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呂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者故指云其左右也何

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子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

雲夢已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云輕也累音力瑞反且齊東階鉅

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州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

萊不夜縣於其北築宮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睡縣射獵其上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

別枝也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讀爲左謂東北接也右呂

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仿偁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蒂芥張揖曰蒂芥刺鯁也師古曰蒂音丑介反若迺傲儻瑰

瑋異方殊類師古曰淑儻猶非常也淑音吐歷反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師古曰萃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充

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禹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

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高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

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耳是呂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反報也何

爲無已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已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

曰述循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已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謂順行也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

曰疆讀今齊列爲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

棄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已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

不可已揚名發譽而適足已卑君自損也師古曰卑古貶字且夫齊楚之事

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何也道言也君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丹水更其南雅曰西至于幽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人鈞水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紫淵徑其北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終始

霸產出入涇渭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渭二

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潦行潦也又有滴水

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已下至灃除潦為行潦凡九川從霸產已下為數凡七川漏

音決滴水流聲也除潦滴下為水餘適八下言經營其內於數則計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

說皆非也張言潦為行潦又失之潦音牢亦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於渭上言左

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皆謂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數也霸產涇渭豐鎬潦滴

是為人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滴音是也地里志鄠縣有滴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

縣則無此水許慎云灃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灃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

蓋為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平將鄠縣灃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

義實在於斯耳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曰言

更相錯涉也師古曰來音盧代反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水中

淤漫也浦水涯也淤音於庶反徑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樹之林也過乎泱莽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

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決音鳥郎反汨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汨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陵曰阿汨音于筆反混音下本反赴隘陜

之口師古曰兩岸閒相迫近者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音丁回反琦音巨依反

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聲也音拂洶涌澎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澎湃相戾澤弗宓汨蘇林曰澤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也宓汨去疾也汨音于筆反偪側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筆擗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橫流

逆折轉騰激洌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激洌相激也師古曰滂溥沆漑音匹秘反漑音胡

慨反皆水流聲貌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穹隆雲橈師古曰橈曲也言水急旋回宛渾膠盭郭璞曰憤薄相

音婉渾音善盭音古臯字踰波趨汜泣泣下瀨郭璞曰踰躍也汜音利瀨疾流也師古曰宛批巖衝

擁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批巖崖而衝隈曲則臨坻注壑灑

澗賈隊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秦風終南之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沈沈隱隱碎

磅訇磕師古曰磅音普水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滴瀝淅淅淅淅鼎沸郭璞曰皆

涌貌也瀝音骨洽音勑立反師古曰瀝音決瀝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變鼎沸也馳波跳沫汨急漂疾晉灼曰急音華給反郭

曰言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汨潏然也汨音于筆反急音郭二音皆通漂音匹姚反悠遠長懷寂寥無聲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

蠟登降施靡 郭璞曰隱麟蠟堆壟不平貌麟音洛盡反
披池 郭璞曰披池旁

允溶淫鬻 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
散渙夷陸 師古曰散渙

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師古曰為亭候於臯隰之中千里
揜已綠 張揖

蕙 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師
被已江離 師古曰江離

布結縷 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
揭車衡蘭 師古曰揭車一名芝輿香草也

射干 師古曰射干本草類白芷根似芎
葦 師古曰葦

歲持若蓀 如淳曰歲音鍼張揖曰歲持闕若杜若也蓀香草也師古
鮮支黃礫 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

蔣藟青蘋 張揖曰蔣藟也草三稜也郭璞曰草
布濩閔

澤延曼太原 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
離靡廣衍 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風披靡吐芳揚烈 師古曰烈酷烈之
郁郁菲菲 郭璞曰菲菲射

響布寫晻 師古曰晻響聲作也寫吐也晻夢必第皆芳香意也
於是乎周覽 師古曰周覽

芒况忽 郭璞曰言眼亂也師
視之無端 師古曰涯

虯西陂 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
其南則隆冬 師古曰隆冬

其獸則庸旄 張揖曰庸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茸牛黑色
沈牛塵麋 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茸牛黑色

圓題窮奇象犀 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首如喙狗食人師古
其北則

盛夏含凍裂地 師古曰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為之裂故涉冰而渡
揭河 師古曰揭

其獸則麒麟 師古曰麒麟

重坐曲閣 師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

於是乎離宮別館 師古曰離宮

彌山跨谷 師古曰彌滿

高廊四注 師古曰高廊

其獸則麒麟 師古曰麒麟

重坐曲閣 師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

於是乎離宮別館 師古曰離宮

彌山跨谷 師古曰彌滿

壁璫曰玉為椽頭當即所謂璇題玉題者也一曰呂玉飾瓦之當也輦道謂閣道可引乘輦而行者也纒屬纒迤相連屬也纒音力爾反屬音之欲反

途中宿 師古曰步欄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塗長遠雖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

夷峻築堂 築臺增成 師古曰於巖底為室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巖音子公反

杳眇而無見仰 杳杳而捫天 師古曰類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杳古攀字也杳杳也捫天捫摸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引摸天也

奔星更於閨闈宛 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也拖謂申加於土也楯軒軒之蘭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

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 婉俾於西清 師古曰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蚴蟉靈圍燕於閒館

靈圍燕於閒館 張揖曰靈圍眾仙號也師古曰閒讀曰閒

倕佺之倫暴於南榮 郭璞曰倕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也師古曰閒讀曰閒

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師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

磐石振崖 曰振砢致也崖廉也曰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

嶰嶰刻削崢嶸 蘇林曰削音峭峻之峭崢音爭反嶸音戶抨反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嶰音昨盍反嶰音五盍反師古曰直言刻削耳非云峭峻郭說是也嶰音捷嶰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可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

珉玉旁唐玢幽文 音業

赤瑕駁犖雜雷其 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礴玢幽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瑒言珉玉及石並玢幽也玢音彼曼反幽又音彼閑反

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美玉名和氏之璧下和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於上林

黃甘橙棗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棗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棗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

枇杷檉柿亭柰厚朴 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若杏檉支小橘也出武陵師古曰

枳殼 師古曰枳殼也音丈耕反

櫻桃蒲陶 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而有核其味

荅選離支 張揖曰荅選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音於六反棟音徒計反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師古曰地猶延也曰次

揚翠葉抗 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

紫莖 師古曰抗

沙棠櫟楮 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名又非采木之櫟蓋木也櫟似於葉冬不落應劭曰櫟采木也郭璞曰櫟似采柔師古曰櫟非果音歷儲音諸於音零采音柔音食諸反

華楓枰櫨 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脂可為香今之楓膠香也爾雅云一

名攝攝杆即平仲木也。櫨今黃櫨木也。留落胥邪仁頻并閭。張揖曰并閭椽也。郭璞曰落獲也。中作器素胥邪似。

并閭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胥音先余反。邪音弋奢反。獲音鏡。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節操。故曰名焉。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夸條直暢。實葉後。

林。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後角也。師古曰暢通也。攢立叢倚。連卷欹危。師古曰攢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也。欹危支柱也。倚音於綺。崔錯發眊。師古曰崔錯交雜也。發眊反。及卷音丘專反。又音巨專反。欹音力爾反。危音詭。古委。坑衡問何。師古曰坑衡勁直貌也。問何相扶持也。坑音口庚反。問音烏可反。垂條扶。

疏落英。幡纒。師古曰扶疏四布也。英謂華也。紛溶前。參猗柅從風。郭璞曰紛溶前。柅猶阿邨也。前音蕭。參音森。猗音於氏反。柅音諾氏反。師古曰溶音容。前音山交反。葦葢。

後宮。如淳曰此音此。虎音象。張揖曰柴池參差也。雜襲紫輯。師古曰雜襲相因也。紫輯重。被山綠谷。循阪下隰。師古曰循順也。下溼曰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援素。

雌雌。獵飛蠋。張揖曰雌如母猴。印鼻而長尾。獵似獼猴。而大飛蠋。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雌音呂其。賴飛郭璞曰蠋。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雌音贈。遺之遺蠋音。

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鐘磬也。管長一尺。圍一十六孔。無底。籥三孔。並呂竹為之。柴池。此虎旋還乎。

誅師古曰玄援素。雌言後之。雄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獵父善顧也。獵音纓。聽音吾。屬而引。蛭蟻水蟲。又及。蠅蟻垂於事類。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猿音。獼猴也。師古曰方言獸。迺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為鞞。鞞者戎音柔。聲之轉耳。非獼猴也。獼胡。穀。蛇。張揖曰獼猴頭上有髦。要曰後黑。穀白。狐子也。郭璞曰穀似鼯而大。要曰後黃。名。棲息乎其間。長黃。婁食。獼猴。蛇未聞也。獼音。讒。穀音呼。穀反。蛇音詭。師古曰穀郭說是也。棲息乎其間。長。

嘯哀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天嶠。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援猴在樹共。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嶠音矯。杪音杪。諭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株杪也。榛音仕人反。捷垂條。掉希閒。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往著稀疏。牢落。陸離。爛漫。

遠遷。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戲也。戲音許其。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

天子校獵。李奇曰呂五校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校獵者呂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校人者謂呂為闌。校呂養馬耳。故呼為乘鑊象。六玉蚪。張揖曰鑊象象路也。呂象牙。疏鑊。其鑊勒有似玉蚪。拖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呂五采。綴呂縷為旌。有似虹。靡雲旗。張揖曰畫。龍子有角曰蚪。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呂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旗似雲氣。與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

誅師古曰玄援素。雌言後之。雄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獵父善顧也。獵音纓。聽音吾。屬而引。蛭蟻水蟲。又及。蠅蟻垂於事類。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猿音。獼猴也。師古曰方言獸。迺高反。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為鞞。鞞者戎音柔。聲之轉耳。非獼猴也。獼胡。穀。蛇。張揖曰獼猴頭上有髦。要曰後黑。穀白。狐子也。郭璞曰穀似鼯而大。要曰後黃。名。棲息乎其間。長黃。婁食。獼猴。蛇未聞也。獼音。讒。穀音呼。穀反。蛇音詭。師古曰穀郭說是也。棲息乎其間。長。

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曰赤皮
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
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
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解其在文紀也
中 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
也四校者闡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
鼓嚴簿縱獵者

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簿也
師古曰縱放也簿簿也
江河為法泰山為櫓
蘇林曰法獵者圍陳遮禽獸也張
揖曰櫓大盾曰為翳也郭璞曰櫓

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法師古曰因江河已遮禽
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郭說是也法音法
車騎雷起殷天動地
郭璞曰殷猶
震也師古曰

雷音隱
澤雲布雨施
郭璞曰言
徧山野也
生貔豹搏豺狼
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貔豹
二物皆猛獸也生謂生取之也搏擊也

手熊羆足羆羊
張揖曰熊犬身人是黑色羆如能黃白色羆羊鷹羊也似羊而青師古
曰羆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羆羊矣手擊殺之足謂蹙蹙而獲之
蒙

鵠蘇
孟康曰鵠鵠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鵠似雉
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
跨羆馬
師古曰
騎之也
陵三巖之危
師古曰陵上也三
巖三聚之山也
下積

歷之坻
師古曰積歷沙石之貌也坻水
中高處也噴音干秋反坻音邊
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師古曰厲
水衣度也
推蜚廉

弄解薦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薦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
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于今流俗讀作推擊之

惟天其義矣解音
蟹薦音丈介反
格蝦蛤鋌猛氏
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
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師古曰鋌鐵把短矛也蝦

音遐蛤音
閣鋌音蟬
絹裏射封豕
張揖曰要裏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
大豬也要裏音窈嫻師古曰絹謂羅繫之也音工犬反
箭不

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
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
必命中非詭遇也脰音豆
於是乘

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
郭璞曰言
周旋也
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師古

曰睨表視也部曲解在
李廣傳睨音五計反
然後侵淫促節
郭璞曰言
短驅也
儻復遠去
師古曰儻然
自然疾速貌
流離輕

禽蹙履狡獸
師古曰流離
困苦之也
轉白鹿捷狡菟
郭璞曰狡菟健
跳故捷取之也
軼赤電遺光耀
張

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
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
追怪物出宇宙
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
宙師古曰張說宙非也許氏說文解字云宙舟輿

所極也
轡蕃弱滿白羽
文穎曰轡牽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工名引弓盡箭鏑為滿曰
覆也
射游

梟櫟蜚遽
張揖曰梟惡鳥故射之也櫟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梟羊
也似人長唇被髮食人師古曰梟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梟也櫟音洛遽音鉅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
郭璞曰言必
如所志者也
弦矢分執殪什
文穎曰所射準的為
一發為殪郭璞

曰什斃也殪音翳什音赴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藝
也藝謂射的即今之塲上塲也藝讀與藝同字亦作臬音魚列反
然後揚節而上浮
張揖曰虛無廖廓
與元通靈言其所

郭璞曰言
騰遊也
陵驚風歷駭焱
師古曰焱謂疾風從
下而上也音必遙反
乘虛亡與神俱
張揖曰虛無廖廓
與元通靈言其所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郭璞曰道促皆追捕之蘭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適孔鸞促駿驥

鳥之上而與神俱也郭璞曰道促皆追捕之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捐鳳凰師古曰捐音山交反捷鶴雛

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迺有八紘

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揜乎反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迺有八紘

鄉師古曰揜然疾歸貌歷封巒過雉鵲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歷踟躕歷經

下堂黎息宜春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西馳宣

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濯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引刺舩也鷁即鷁首之舟也濯音直牟反登龍臺

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釣

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所聞轢郭璞曰徒步也聞踐也轢轢也音來各反師古曰轢音女展反騎之

所踪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踪若謂踐也音人九反與其窮極倦欲驚憚郭璞曰窮極倦欲疲憊也驚憚驚伏驚怖不動貌師古曰音交橫

不被劊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何填阬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顯天

之臺張揖曰臺高上于皓天也師古曰顯音胡考反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鐘張揖曰千

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曰縣鐘也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曰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之鼓曰鼉皮為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

奏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關筋骨縮粟不達故作為舞曰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聽葛天

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曰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千人倡萬人和師古曰倡讀曰唱山陵為之震動川

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浪起也巴俞宋蔡淮南干遮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

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也其音則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結反

鑿鎗閭鞞洞心師古曰鑿鎗金聲也閭鞞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荆吳鄭衛之聲郭璞云皆韶音也駭耳師古曰鑿鎗金聲也閭鞞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

濩武象之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呂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陰淫

二國各淮南地名干遮曲名也

音則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結反

駭耳師古曰鑿鎗金聲也閭鞞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

濩武象之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呂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

案衍之音郭璞曰流面曲也師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鄢楚

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續音匹人反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鞮郭說是也

所曰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靡曼美

色於後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若夫青琴處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處妃洛水之神女也師古曰處讀與伏字同字本作

也絕殊離俗郭璞曰世無雙也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蕤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

便嬛輕麗也蕤約婉約也嬛音翽靚音淨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閑都雅麗也蕤音綽柔橈嫵嫵媚嬌弱師古曰橈動曲也嫵嫵柔屈貌也纖細也細弱

總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嫵音於圓反嫵音武熾即纖字耳曳獨繭之褊褊眇閭易曰恤削張揖曰褊褊褊褊也郭璞曰獨

繭一繭絲也閭易衣長貌也恤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師古曰褊音踰褊音曳易弋示反便嫺嫺肩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

步千反嫺音先嫺音步結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郭璞曰香氣盛也師皓齒粲爛宜笑的

樂郭璞曰鮮明貌也長眉連娟微睇縣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縣藐視遠貌藐音邈

計反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於是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

樂酣奏樂洽也中音竹仲反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芒音莫郎反似若有亡師古曰如曰嗟乎

此大奢侈朕曰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閒讀曰閑順天道曰殺

伐郭璞曰因秋氣也時休息曰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曰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曰示將來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於是乎迺解酒罷獵而

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曰瞻氓隸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謂之郊郊野之田故曰農郊也衛風

碩人之詩曰墾墾墾墾也音徒回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恣其芻牧樵采者也實陂

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有所取也仞亦滿也勿仞言廢罷之也發倉廩曰救

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令也改

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曰齊戒張揖曰歷猶算也襲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在軌曰鸞在軾曰和游于六藝之圃馳騫乎

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

也射狸首兼騶虞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曰為射節也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曰為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

也載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

詩刺在位 樂樂胥鄭氏曰詩云干胥樂今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

先呂 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師古曰此目上皆取經典之嘉辭目代游獵之娛樂述易道郭璞曰修潔之術放

怪獸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

悅鄉讀曰嚮 焘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焘然猶歛然也遷徙也徙就於義也焘音許貴反刑錯而不用德隆

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若此故

獵迺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

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出用也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

民無所食也師古曰辟讀曰闢夫曰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

被其尤也師古曰尤過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音材小反又音秋誘反

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迺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

子呂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

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

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矣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犍中

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犍中皆西南夷也棘音蒲北反

發巴

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曰非

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師古曰來享

入朝觀豫享祀也一日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文穎曰弔至也番禺

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目云弔耳非訓至也

南夷之君西犍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

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魚龍反

皆鄉風慕

義欲為臣妾

師古曰鄉讀曰嚮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師古曰致至也

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

人呂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與制師古曰呂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燧舉燧燔孟康曰燧如覆米鹽縣著拜鼻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

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自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觸白刃

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呂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中而不辭也師古曰埜音

與埜同古野字也古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諡為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目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音息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呂為使也曉諭百姓呂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

呂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讓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呂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呂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

呂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

諭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忘忽也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訖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

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巨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邛笮之君長文類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師古曰笮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

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

易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龍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嶲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曰為然乃

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巨賂西南夷至蜀太守曰下郊迎

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蜀人巨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巨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己得使女尚司

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益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目就之耳乃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

除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若水出旄牛微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

為徼張揖曰徼謂目木石水為界者也如淳曰期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鈞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鑿開靈

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靈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曰為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

且因宣其使請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

湛讀曰沈汪音鳥皇反濊音於喙反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

而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音丕靡反因朝冉從駹定笮存

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天子也至于

蜀都耆老夫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造至也音千

到辭畢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

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言牽制之故取諭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讀曰疲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巨西夷百姓力屈恐

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此亦使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端反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詔終之辭也仁

者不目德來強者不目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身謂此乎師古曰身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置一故反然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師古曰觀見也音構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為汝詳言之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蓋世必有非常之

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

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目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眾人懼之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成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永呂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徒濫反而天下

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駢胝無胈

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感湊理也孟康曰胈駢膚皮也言禹勤駢胝無有毛也師古曰胈音步葛反駢音步干反胈音竹尸反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握齒拘文牽俗師古曰握齒局啞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齒音初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

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宏議師古曰宏深也音宏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與已并天為三皇參天也

是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

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

冠帶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前漢五十七下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試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繫號泣師古曰為人所得而索係之故號泣

靡不得其所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曷何也已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兩盃夫為之垂涕張揖曰恨戾之夫也師古曰盃古戾字況乎上聖又曷能已師古曰曷猶焉也已止也

故北出師曰討強胡南馳使曰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

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者曰億計師古曰號謂爵

號也一日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關沫若張揖曰呂沫若水為關也徼洋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曰開道也

遠安長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省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省爽未明也省音忽

曰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日視

安也康樂也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沈溺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曰已哉師古曰惡讀與身同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

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

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而羅者猶視乎數澤師古曰澤無水曰藪悲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然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曰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

也百姓雖勞請曰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其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

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讀曰豫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閒讀曰閑也嘗從上至長

前漢五十七下

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盤屋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羣獸相如因上疏諫

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師古曰鳥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

射能捷矢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勇士也臣之愚竊曰為人

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

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

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也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

危也橫木治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之鉤心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

巨傷人也音鉅月反厥師古曰豐草茂沉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曰為安樂出萬有一

危之塗目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益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

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既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危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懼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

此言雖小可曰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

如奏賦曰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木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闖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其辭曰

登波陁之長阪兮全入曾宮之嵯峩蘇林曰全音馬全叱之全張揖曰全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波音普何反

隨音徒何反全音普顛反又音步頭反臨曲江之澄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澄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

曰曲岸頭曰澄澄即磻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澄音鉅依反巖巖深山之徑徑兮通谷皓乎矜衍晉

曰徑音籠古籠字也師古曰徑深通貌皓音呼呼活反矜大開貌矜音呼舍反衍音呼加反汨滅鞞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波音普何反呂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

師古曰汨滅疾貌也鞞然輕舉意也臯水觀眾樹之蒼葳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葳葳貌榛榛盛貌葳音烏

東馳士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瀨淺水曰瀨音賴揭音丘例反弭節

孔反葳音愛榛音側中反前漢五十七下

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

師古曰信讒謂殺李斯也 烏乎操行之不得師古曰操謂千到反 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

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

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靡麗也 臣嘗為大人賦未就師古曰請具就成也

而奏之相如曰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流俗書木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

形容甚臞師古曰臞瘠也音鉅句反又音衢 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

辭曰 世有大人今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曰諭天子也中州中國也 宅彌萬里兮曾不足曰少留

今載雲氣而上浮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綴曰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 建格澤之修竿兮張揖曰格澤之氣如

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師古曰竭去意也音丘例反 乘絳幡之素蜺

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統修長也建總光耀之采旄張揖曰旄葆也總係也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

垂旬始曰為慘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慘旒也縣旬始於葆下曰為十二旒也師古曰慘音

所街 曳彗星而為髻張揖曰彗燕尾也也彗星綴著流曰為燕尾也 掉指橋曰偃寒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掉也偃寒委曲

又猗捭曰招搖音灼曰猗音依倚反捭音年纒反張揖曰猗捭釣反寒音居偃反 下垂貌招搖跳也師古曰招音韶音蕭

搶曰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張揖曰彗星為撓搶注髦首曰旌今曰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音也曰斷虹為綢之韻也師古曰韻謂裏音

紅杳眇曰玄潛兮疾風涌而雲浮蘇林曰玄音杳反屈音其勿反綢音直流反 紅杳眇曰玄潛兮疾風涌而雲浮

蠖略委麗兮驟赤螭青虬之蚴蟻宛蜒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師古曰蠖略委麗蚴蟻宛蜒皆其行步進

止之貌也蠖音於縛反麗音力爾反蚴音一糾反蟻音力糾反宛音於元反蟻音延

低叩天矯裾曰驕驚兮訕折隆窮躩

呂連卷張揖曰裾直項也驕驚縱恣也訕折曲委也隆窮舉鬚也躩跳也連卷句 沛艾赴

蟊佻曰佻兮張揖曰沛艾駮也赴蟊申頸低叩也佻舉頭也佻佻不前也師古曰沛音普益反赴音古幼反蟊音火幼反佻音魚乞反佻音丑吏反佻音魚吏

放散畔岸驤曰辱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驤舉也辱音士顏反 踳躩轔轔容曰

骹麗兮張揖曰踳躩互前卻也轔轔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骹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轔音丑日反躩音丑略反轔音過轔音曷 古委字也麗音力爾反

蹇休奠曰梁倚張揖曰蹇蹇掉頭也休奠奔走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蹇音徒鈞反蹇音盧鈞反休音黜奠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 糾蓼叫界

前漢五十七下

踏巨腹路兮

張揖曰糾蓼相引也叫蓼相呼也踏下也腹著也皆下著道也師古曰叫蓼高舉之貌蓼音力糾反蓼音五到反踏音沓腹音屆

蓑蒙踊

躍騰而狂趨

張揖曰蓑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趨奔走也師古曰蒙音莫孔反趨音醮

莅颯岫歛焱至電過兮煥

然霧除霍然雲消

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岫歛走相追也師古曰莅音利颯音立岫音諱歛音翁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

兮與真人乎相求

張揖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

互折

窈窕巨右轉兮橫厲飛泉巨正東

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

悉徵靈園而

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

張揖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

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

陵陽

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已

左玄冥而

右黔雷兮

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龍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龍而見之或曰水神也

前長離而後裔皇

服虔曰皆

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解在禮樂志裔音已出反

旻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

應劭曰旻

曰伯僑仙人王子喬也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喬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習役使之

也

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

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氛惡

也屯余車而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

師古曰絳合也合五采雲目為蓋也絳音子內反

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娛

張揖曰句音東古音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娛音許其反

歷唐堯於崇

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張揖曰崇山秋山也海外經曰秋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

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選膠輻巨方馳

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選重累也膠輻猶交加也湛音徒感反

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滂溥泱泱麗巨林離

張揖曰衝菴相入貌滂溥衆盛貌泱泱不前也

選音大合反騷音葛

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滂溥泱泱麗巨林離

張揖曰衝菴相入貌滂溥衆盛貌泱泱不前也

麗靡也林離參攏也師古曰衝音尺勇反菴音相勇反拏音女居反滂音普郎反溥音普備反泱音身朗反軋音於點反慘音所林反擲音所宜反

攢羅列聚叢巨

龍茸兮衍曼流爛痃巨陸離

張揖曰痃衆貌一曰罷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龍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痃自放縱也龍音來孔反茸音而孔

反衍音弋扇反痃音式爾反張云罷極義則非矣

徑入雷室之砢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歲

魁

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堀壘歲魁不平也師古曰砢音磷鬱律深峻貌砢音普萌反磷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壘音洛賄反歲音一迴反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揭度九江越五河

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者謂度曰河有九今越其

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師古曰服晉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綠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

經營炎火而

浮弱水兮抗絕浮渚涉流沙

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抗絕也絕度也浮渚

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抗音下郎反

奄息憇

極汜濫水嫉兮

張揖曰奄然休息也蔥極蔥領山也在西域中

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

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犧作琴

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目潛大川師古曰媧音瓜又工蛙反

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

刑雨師

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音步丁反

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

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

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呂玉為盤旁有五門開明默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荒音呼廣反

直徑馳乎三

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崑崙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

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

之歸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

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閬闔之中遙遠也應劭

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師古曰閬音浪亢音抗

低徊陰山翔昌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焉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

人豹尾虎首蓬髮髡然曰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焉音工老反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曰喜

師古曰昔之談者咸曰西

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嘔之不足羨慕也

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

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二百里也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醪醴霞

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朗反瀣音釐

咀噍芝英兮噉瓊華

張揖曰芝草也

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噉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噉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噉音噉又音祈

傑稜尋

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

張揖曰傑也鴻溶踈踈也師古曰傑音角甚反稜音予禁反鴻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

貫列缺

之倒景兮

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豐隆之滂淠

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且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淠雨本多也滂音普郎反淠音匹備反

騁游道而修降兮鶩遺霧而遠逝

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車也修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

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

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

師古曰舒緩也垠崖也音銀

屯騎於玄闕兮

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軼先驅於寒門

應劭曰寒門非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

無地兮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上嶮廓而無天

師古曰嶮廓廣遠也嶮音遼

視眩泯而亡見兮

聽敞悅而亡聞

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悅耳不諦也眩音州縣之縣泯音賜

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

獨存

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飄飄有陵雲氣

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

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

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後也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而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雷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顛穹皆謂天也顯言氣顛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自來也顯言胡老反歷

選列辟曰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璧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文穎曰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述遠也言循履近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

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軫亂貌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

不昌大為逆失者誰能久存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不昌大為逆失者誰能久存也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師古曰遐邈皆遠也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書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因斯旨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

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邾隆大行越

成文穎曰邾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邾音賁而后陵遲衰微干載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難後嗣衰微政教積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易音

易繼也張揖曰垂縣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縣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也師古曰統業直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

是曰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繼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曰致太平功德冠於

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言不得與漢核其德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

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瀾曼羨師古曰逢讀曰逢言如燄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瀾曼羨盛大之意也沕音勿瀾音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音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

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

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

前漢五十一

也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焱之盛爾嘔游

原迴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迴遠也闊廣也泳淨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

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即溷滅素暗昧者皆得光明也晰音之舌反昆蟲闔惺回首面內文穎曰闔惺皆樂也師古曰闔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

然後困騶虞之珍群微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苑圍怪獸自來若人微塞言符瑞之盛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巨供祭祀也犧雙觥共抵之獸服虔曰犧

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

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文穎曰

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文穎曰奇物譎詭

俶儻窮變師古曰俶音吐歷反欽哉符瑞臻茲猶巨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

魚隕杭休之巨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微夫斯之為符也

巨登介丘不亦慝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巨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張揖曰進周也攘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而封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議也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誨文穎曰諸夏樂貢百蠻執贄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

德牟往初功無與二師古曰二牟等也休烈液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

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眾多應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巨况

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上帝垂恩儲祉將巨慶成師古曰

王道之儀應劭曰擊絕也缺賜也如淳曰三神地羣臣慝焉師古曰慝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

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巨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

而梁甫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各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

夫修德巨錫符奉符巨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故

聖王弗替而修禮巨祇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勒功中岳巨

師古曰屈其勿反

師古曰屈其勿反

師古曰屈其勿反

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日浸黎民皇皇

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願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旨封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

末光絕炎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呂

七瞻反錯百千故反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

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被除也被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被音敷勿反

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文穎曰六經加一為七也師古曰攄布也音丑居反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師古曰蜚古飛字前

聖之所召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宜命掌故悉奏

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召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麻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

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滂沛其澤可日游泳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

嘉穀六穗我穡曷蕃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蕃積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

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敷也布護言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殷殷之歡樂我君圖白

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殷字與斑同耳從丹青之丹喜音許記反皎皎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皎皎和

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茲爾於舜虞氏呂興文穎曰百獸舞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也師古曰濯音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采色玄耀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烝眾庶也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日御天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所命表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

煌光貌輝煌下本反

師古曰玄讀曰炫輝煌光貌輝煌下本反

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日御天也

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旨封巒文類曰寓奇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旨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呂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

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

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

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少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曰

之顯張揖曰作八卦目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目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

小有所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目諷其上也師古曰小已者謂卑少之人目對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

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楊雄曰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

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下

司馬相如難蜀文中云身親其勞躬儼駢胝無敗膚不生毛張

揖注曰躬體也戚湊理也臣似檢字書無儼字又戚字說文云

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

呂湊字作儼字耳合為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卷五十七

前漢五十七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五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菑川辭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呂

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呂為不能弘

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呂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

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

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

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

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

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

其宜

師古曰跛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跛音岐喙音許據反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子臻至也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

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曰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曰勸善而

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

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變音七旬反其字從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與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塞

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

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

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

積德呂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呂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

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八見容貌甚麗

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

呂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

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

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呂異也臣聞周公且治天下朞年而變三

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呂册書荅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

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巨然也夫

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

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操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操音人九反銷

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

到反惡音二故反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

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

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

餘習文法吏事緣飾曰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

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庭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

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際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曰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曰順上指汲

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曰臣為忠不知臣者曰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

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快謂調也善調諧也常稱曰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

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曰為罷弊中國曰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願

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自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

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曰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曰鈞名

師古曰鈞取也言若鈞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

相公曰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二曰比近也音類寐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

被自九卿曰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

上曰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曰列侯

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

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曰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

者獲爵尊故武功曰顯重而文德曰行褒其曰高成之平津鄉戶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呂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

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

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呂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

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

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呂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

徒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

自己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

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

恐病死無呂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呂行之者

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

者所呂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為仁

也口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呂自治知所呂自治然

後知所呂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

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

授官將呂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

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

不足呂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呂報德

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

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蓋君子善

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

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

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呂

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呂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

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

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

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呂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呂惇

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

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畱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

功臣後下詔曰漢興呂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

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呂給故人

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專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

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呂鈞虛譽者姝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眾之服也夫表

德章義所呂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

者師古曰見音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師古曰適讀曰嫡

卜式河南人也呂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

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

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

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

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貧之師古曰貧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呂為

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呂聞上呂

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呂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

縣官費眾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

呂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呂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

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呂式終長者乃

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呂風百

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

既為郎布衣少躄而牧羊師古曰躄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躄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呂時起

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

令緱氏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呂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

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

盡死節其鴛下者宜出財呂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

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呂

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言直報怨曰德報德故詔引之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

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繇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曰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繇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

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十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蓄番輒分昆

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

者往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

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

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

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呂

兒寬代之式曰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曰郡國選詣博士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生給享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享炊也養竟也向反

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師古曰射策為掌故功次

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寬為人温良有廉知

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曰

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為

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廩牛羊還至府

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

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盡成讀之皆服曰白廷尉湯湯

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曰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

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見寬上曰吾固聞之

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曰寬為奏讞掾曰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曰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說讀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擇用仁厚士推情

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

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曰

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曰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

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輿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

定水令曰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使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曰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師古曰繼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音之欲反課

更曰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

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足曰封泰山上奇其書曰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

統

揖羣元張揖曰統察揖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揖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二字並同虞書曰揖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

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

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呂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呂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

也祇戒精專呂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稱副也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呂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呂順

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呂文焉既成將用

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

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辟雍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呂丞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

登告岱宗發祉闔門呂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宜重光上元甲子肅

邕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呂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且冬至也

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亨也闔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宛象日昭

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日日昭明也降下符應呂報德化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

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

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

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呂為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

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呂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居位九歲呂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曰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曰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已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曰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窺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時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曰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甯戚也巳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

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榘也言其變亂無常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不可考校也滑稽音骨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

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是曰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曰儒術進劉向王褒曰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及古則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西漢書卷之四十八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班固

上護軍

漢書五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丞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還鼠盜

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

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

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嘗繫長安湯

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

曰湯為無害言太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曰

反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坑

課者猶曰方計之非謂避諱也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曰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及古考

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已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它人也

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

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曰道義為交非其中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

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目為後式也挈音口計反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鄉

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

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閒即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閒謂非常朝奏者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

並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

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曰先口解之矣上曰湯言

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

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

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

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是曰湯雖文深意思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

臣自己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縣音牛向反

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呂輔法師古曰輔助也呂巧詆助

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巳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與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於是痛繩呂臯自公卿已下至于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

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

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閒師古曰謂諮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

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與兵擊匈

奴中國已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

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

都呂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爲生也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鄣蔽目扞寇也鄣

音之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

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讟師古曰震動也讟失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千到反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爲小

甲爲錢財之交及爲大吏而甲所曰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爲御史大夫

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

文事有可曰傷湯者不能爲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

能爲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爲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

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日縱湯

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卧間里主人湯自往視病

為謁居摩足趙國曰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

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曰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曰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

治宅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

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

丞相曰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丞相謝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丞相謝

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丞相患之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曰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

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曰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師古曰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

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

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

賣君今欲劾君曰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

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

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曰吾謀告之者

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曰湯懷詐面

欺師古曰對類似也使使入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

欺師古曰對類似也使使入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師古曰言何用多對呂對為湯廼為書

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呂塞責師古曰塞責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音扶用反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為載呂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

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呂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

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呂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呂安世篤

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

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呂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呂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

不怠十有三年咸呂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

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

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

即位褒賞大臣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

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呂

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

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

王褒有德呂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呂勸百寮是呂朝廷尊榮天下

師古曰讓亦責也

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

盛德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示天下顯明功臣師古曰填音竹力反呂填藩國師古曰填音竹力反毋空大位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塞爭權

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

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

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為光

祿勲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

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

量不足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

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

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

將軍上亦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虛尊加之而實奪

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問左右乃赦敬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慰其意安世濼恐師古曰濼恐濼益也職

典樞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每定大政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已決輒移

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曰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

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有郎

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過失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

無所進論者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呂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前漢五十九

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君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君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君恚怒

誣汗衣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君為北地太守歲餘上

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温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君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已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君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君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君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徵證也

在宣絕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君為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目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家西鬪雞翁舍南上

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

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君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

張氏無名錢君百萬數文類曰都內主減官也張晏曰安世君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

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縞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已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

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

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

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

者即曰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閏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

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

已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已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彭宋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也諡曰敬侯賜塋杜

東師古曰塋冢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

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已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

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曰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

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

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繆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謬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

已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曰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已財分施也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傳云主怒曰嫂何已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

則元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已公主

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賜甲第充已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

具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已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

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祚師古曰祚與祚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曰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曰過放師古曰曰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

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

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

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

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曰縣官事怨樂

府游徼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

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

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

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

殺其親屬輒亡入放弟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

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

乖也音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

歸國曰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明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

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曰放為言出放為天水

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故久不還放墮書勞問不

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

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

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

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

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秋呂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賀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錄馮商長安人成帝侍呂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讀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侍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與呂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宣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呂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

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

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呂奏事當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滅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侯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

曰循因也順也專呂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

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若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

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

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

曰舉之廷尉呂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

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

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呂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於是聞

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

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大氏盡詆呂不道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

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

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系弘

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呂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

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

累巨萬矣師古曰訾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呂延年三公

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始元四年益州蠻夷

反延年呂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呂告大司農

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呂語延年延年呂聞桀等伏辜

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有忠

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呂寬治燕

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師古曰交雜皆呂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

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即呂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

呂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

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

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

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呂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呂下外

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

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呂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

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

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呂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

獄事也如是呂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呂此為重事也光呂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呂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

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

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宜脩孝文時政示

呂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

舉賢良議罷酒權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呂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

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昭

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

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

即位褒賞大臣延年呂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

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

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皆封侯益土遇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

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

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

與宗族謀反誅上曰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

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

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

守延年已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曰璽書讓延

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

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

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

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呂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

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毋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賜安車

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

也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呂校尉從蒲類

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呂為名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

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

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

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呂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

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目也今俗遇呂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

師古曰並字子夏

俱呂材能稱京師故

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呂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

欽惡呂疾見詆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

師古曰財與纜同古通用字

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

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呂外戚輔政求賢

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

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閒讀曰閑

欽為人深博有謀自

上為太子時呂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

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呂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

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呂刺今之奢也

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

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

音徒子反

所呂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呂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

曰勝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娣已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

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

師古曰由用也

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

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師古曰究竟也

書云或四三年

師古曰

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

言失欲之生害也

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男

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呂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呂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

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

師古曰閒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

是呂晉獻被納讒之謗

申生蒙無罪之辜

師古曰蒙亦被也

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人

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

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

夫少戒之在色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

致損敗故戒之也

小卞之作可為寒心

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

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下音盤

唯將軍常呂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呂為故事

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

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師古曰忽忘也可不慎哉前

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

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

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爾也音之欲反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贊曰此魯詩也知好色之

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故蒙被也

詠淑女幾已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與忠孝之篤仁厚之作

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

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若

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

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

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速委政之隆及始

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禮隆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已

忽不可已李奇曰迷難也師古曰迷與公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

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

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

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已

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已奉大對師古

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

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

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已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

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强大之

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北也始為後宮師古曰始近也何曰言之曰

戊申蝕時加未戊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

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曰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曰德則異咎消

亡不能應之曰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

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曰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

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

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曰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膳

餐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禪天下之財曰奉淫侈置萬姓

之力曰從耳目師古曰彈置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

臣曰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曰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

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

至重誠不可曰佚豫為不可曰奢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

欲曰全眾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

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

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師古曰曰用也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

對師古曰據經義曰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

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已就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已就

義恕呂及人

師古曰恕仁也言曰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

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

忠泄官不敬

師古曰泄臨也

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

孝人行

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

師古曰謂託人曰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

孔子曰視其所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

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

表實去偽

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

而奪正色曰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

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

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

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

而耦意

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

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

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

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

此則眾庶咸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

之是非何足備言

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

欽目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

呂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

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

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

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

救解馮

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當世善

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

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

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

文穎曰穰侯魏冉也

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

之愛

師古曰言昭王幼少且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

心不介然有閒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

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

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

師古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

及近者武安侯

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迺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

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師古曰由從也用也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師古曰聞音居覓反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

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

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

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復

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

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非主上所呂待將軍非將軍所呂報主上也昔

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

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但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曰為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呂為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

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師古曰援引也

音爰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

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呂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

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呂譏朝廷欽

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呂

為不坐官職疑其呂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呂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呂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

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呂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

加於往前呂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呂言罪下也若

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者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優游不仕已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將助也

兄緩前免太常已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業有材能已

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

罪當就國長身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

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

立屬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

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

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

仲辟讀曰僻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故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

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

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

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

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已此怨宏又

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

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

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廢也皆但已附從方進嘗

獲尊官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師古曰幾讀曰莫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

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壓也音子誼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

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曰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猶弭也自

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

泰盛而不忠信非所已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已

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已戒來今會成帝崩

哀帝卽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頹字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已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已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

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

長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

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皇師古曰皇鼻服也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

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呂手探熱湯也宜蚤已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

勇猛材略不世出師古曰言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

呂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刀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

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

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呂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

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

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

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
徙合浦業已前罷黜故見濶略師古曰濶畧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
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
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
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

贊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迹

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

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呂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大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非

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揮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

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與戲司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與哉

杜周傳卷第三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六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曰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裨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

云已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裨盃晉云獸子皆非也裨盃即今之偏盃所已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襲器所已溲便者也裨音輦

月氏遁而

怨匈奴無與共擊之

師古曰無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

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

迺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

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各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曰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

俱出隴西徑匈

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已得往

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

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曰口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

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

已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

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臣大夏為地臣為之作君也

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己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于萬反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嬰領李奇曰嬰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嬰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要不能得月氏意趣無已持歸於漢故已嬰領為喻要音一遙反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首步浪反復為匈

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

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初騫行時百餘

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

得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

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何作杖服度曰希細布也師古曰

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通言節閉合而體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及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已

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長牙其國臨大水焉曰騫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

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

之屬兵彊可已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已利誘令入朝誠得而己義屬之師古

曰謂不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己騫

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出驢出祚出

徙印出棘師古曰皆夷種名馳音危音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祚

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祚二種也南方閉嵩昆明師古曰嵩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嵩音先樂反昆明之屬無君

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

名滇越服虔曰滇音顛海馬出其國而蜀賈開出物者或至焉師古曰開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漢已

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已通

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已為事也騫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

水草處軍得已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是歲元朔六年也

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

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

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四竝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

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

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焯煌

閒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巨東焯煌巨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

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為求食還見狼乳

之師古曰呂乳飲之又烏銜肉翔其旁呂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

壯呂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

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及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

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呂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

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呂此時厚賂烏孫招呂東居

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則事聽從於漢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曰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曰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曰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音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為質於外國李奇曰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曰西臣瓚曰今居縣名也

蜀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今音零初置酒泉郡已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

鞞條支身毒國李奇曰鞞音劇服虔曰鞞鞞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已下五國皆西域胡也鞞鞞即大秦國也張掖鞞鞞縣蓋取此國為名耳鞞鞞鞞

相近鞞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

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其後益習而

衰少焉師古曰曰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

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

皆震請吏置牂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已前通大夏李奇曰文山郡欲地接已前通大夏

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郡欲地接已前通大夏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

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已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

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

而遣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為具備人眾遣之已

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

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垂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呂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復求使使端

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

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

竊自用之欲賤市呂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

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呂苦

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

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

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

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呂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

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呂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犛犛也眩相詳感也鄧太

后時西夷檮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呂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奉

漢書書通知世宗時粹獻見幻人天子大悅真俱巡狩迺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

響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

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

即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呂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

氏師古曰氏音丁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呂見漢廣大傾駭

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與自此始而

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大宛呂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

可誦已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

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率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傳弟仲升書進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鹽澤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出

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

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

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馬言也

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也反其字從木宛中貴人怒曰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

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誠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

子曰嘗使浞野侯攻樓蘭呂七百騎先至虜其王呂定漢等言為

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迺呂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

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

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呂廣利為

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呂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

鹽水富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

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寐友財與才同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攻

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二師古曰十

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

足呂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

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天子漢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迺得行負私從者不

發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諫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百萬數齎糧兵

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

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已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已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益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置二部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車乾飯音備車

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

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宛兵走入係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止軍廢其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

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曰為然共殺王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前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

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已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

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

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

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曰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

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曰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飢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百下牝牡三

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味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味

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飢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

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

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特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

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言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

狎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劔擊斬郁成

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

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

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

愛卒侵牟之曰此物故者眾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里

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

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呂西及大宛

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

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泅河

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泅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泅河也泅音素

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

前漢六十一

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

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

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

人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呂適過行者皆

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適言呂罪適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曰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

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

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郵居水師古曰郵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

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曰窮

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見也荀悅誤已放為放字因解為不效失之矣

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

尚書卷六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班固

上護軍

漢書六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

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贊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

黎之後使復興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

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

隨會奔魏

如淳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轅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

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

而司馬氏入少梁

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

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

在趙者

呂傳劔論顯

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劔術之論也論來頓反

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聵也師古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

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

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古反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

斬師古曰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

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華池晉

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

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諸

侯之相王王印於殷師古曰項羽封印為殷王漢之伐楚印歸漢呂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毋懌師古曰懌弋赤反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

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呂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呂為正師古曰談為

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即律歷志所云方士唐都者受易於楊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習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適殺也太史公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師古曰諄惑也各習師法惑於所見諄音布內反

迺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

曰大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

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味其端緒耳直猶但也賞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

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然其敘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已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是

已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

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瞻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摠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

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儒者則不然已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

字與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

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闕健嚴

君平曰折開破健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

二義並通健其偃及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黜聰明嚴君平曰黜聰弃明倚依太素反本

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鈞也師古曰黜廢也

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古早字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

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曰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

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呂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夫儒者呂六藝為法六藝經傳呂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上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

次曰疾茲交採音宋又音萊飯土簋歡土刑師古曰簋所目盛飯也刑呂盛羹也土謂燒土糲梁之

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煥師古曰食飯也藜藿之美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

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曰此為萬民率故

天下其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

難遵也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師古曰給亦足也人人家皆得足也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呂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

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扶問反

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及其意剽決於名時失人

情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師古曰無為者守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不為者

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自虛無為本呂因循為用師古

曰任自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

然也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

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曰為教

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迺迺不生賢不肖自

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

其神形而曰我有呂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太史公既掌天

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

河從其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

有四峰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牁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

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音嶧

院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呂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呂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呂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讀曰豫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

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

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

世呂顯父母此季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季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

文武之德宜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師古曰召召

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師古曰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

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與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

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

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師古曰細史

記石室金鑽之書如淳曰細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五年而當太初元

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

堂諸神受記張晏曰呂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

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

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

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

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

而讓師古曰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之也師古曰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曰為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曰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呂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禮綱紀人倫故

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呂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呂節人樂呂發和書呂道事詩呂達意易呂道化春秋呂

道義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

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百萬言之故云數萬何迺忽言滅乎學
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九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其指數

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察其所已皆失其本已

師古曰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

可已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已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人君

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為人臣子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已善為之而不知

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已不知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

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

曰為臣下所十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且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

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已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已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

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衰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

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師古曰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力勤也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友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纍繼師古曰纍係也繼長繩也纍音力追及繼音先列及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師古曰

曰喟然歎息貌也音丘位反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

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呂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

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曰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

別有辭班氏曰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迺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

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

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

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十三

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

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呂來侯者

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呂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

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

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

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

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

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

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

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

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

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

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間反孫子吳起

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

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

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

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

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

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

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

第三十二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儼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

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鄒成侯周繆也劉敬叔孫通列

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

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

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

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

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

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

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

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

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

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鑽

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畫為文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

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呂儒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

職師古曰纂讀與換同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歡聲也於讀曰鳥戲讀曰呼古字或作鳥虞今字或作烏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

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已時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

無窮孟康曰象黃帝目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呂象王者如此也輔弼股

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呂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

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呂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

呂竣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竣占侯字遷之自敘云爾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予遷

書責呂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

呂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懇若望僕不相

師古曰纂讀與換同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歡聲也於讀曰鳥戲讀曰呼古字或作鳥虞今字或作烏

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備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

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

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顧自己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思念也尤過也欲益反損是已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

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師古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終不可已為榮適

足已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汗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

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事也孟說是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

之閒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卒音干忽反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

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怨已度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

得舒憤懣師古曰懣煩悶也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問久不報也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

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

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已託於世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也音干敢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

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

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愴慨之士乎師古曰愴音口朗反

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所已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舉旗

之功師古曰舉拔也取敵人之旗也舉音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已為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

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

未議不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闕茸之

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傑也闕吐合反茸人勇反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已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僕已為戴盆何已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已求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

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已徇國家

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僕已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孽也師古曰媒如媒媁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鞠餅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

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鈔師古曰音徒了反叩億萬之師師古曰叩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

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弓者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卷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盤類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

從午未之未拳冒丘權反又音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音迺呂奉擊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

不甘味聽朝不怕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料量也

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呂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眾人之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呂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

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呂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

有路適會召問即呂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呂廣主上之意塞睚

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皆音才賜反明主不深曉呂為僕沮貳

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

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呂自

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

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師古曰隕墜也音頽而僕又茸呂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

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蟻蛄也螻蛄蟬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特呂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

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

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

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樂反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鬻音吐計反其次毀肌

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

求食師古曰奔掘地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

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文類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師古曰榜音彭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師古曰槍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

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

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說在刑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見囚執械

謂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絳侯誅諸呂權

傾五伯囚於請室師古曰伯讀曰霸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

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

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閒迺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僕雖怯矣欲苟活師古曰勇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

唯倂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前漢六十二

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贗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

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贗音煩忍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各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今將來之人見已志也及如

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呂舒其憤思垂空文

呂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與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呂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呂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

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呂口語遇

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

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

曰湛讀曰沉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呂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

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呂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

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呂遷世為史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呂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

論輯其本事呂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

帝已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竝

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師古曰撫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

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迂相觸迂也師古曰抵觸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

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

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

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呼已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已知自全既

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已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

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蒸民之詩曰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已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黃川世國黃氏傳國用甫

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二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辰太子在其中也

班固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丞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

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又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師古曰髡音傳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

十歲矣初上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為立禱師古曰禱求子之神也解在校臯傳使東

方朔枚臯作禱祝師古曰祝禱之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又從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

其所好故多呂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曰娣音弟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

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恐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

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

意多所惡，呂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

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語

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自言宮中有蠱氣入宮

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

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遂至太子宫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

讀曰避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并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呂自明，可矯呂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史也臣贊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史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史及太子史耳贊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

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廼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

者有詔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

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間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

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呂師古曰中殿皇后車馬所在也

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都

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呂故眾

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

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

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

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

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

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命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

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曰迫楚皇

太子師古曰楚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師古曰隔同

忿之心起而殺疣恐懼逋逃師古曰逋亡也子盜父兵曰救難自免耳臣竊

曰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則四國亦以交

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亂宜深察也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

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比于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于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砍人如今墊刃也音膚曰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

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

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隰州闕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

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闕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泉太子冢冢在澗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

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

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廼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

前漢六十三

李壽為邗侯

韋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邗音于

張富昌為題侯

孟康曰縣名也音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

古曰晉說是也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

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師古曰橫

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

城縣之西閼鄉之東基趾猶存

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與侯嗣子

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

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苑名也

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

并葬湖

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

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

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

之祀制禮不踰閑

師古曰閑猶限也

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

湖

文類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

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

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

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二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呂湖閼

鄉邪里聚為戾園

師古曰閼古閼字從門中曼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曼舉目使人也曼音許密反閼字本從曼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汝授

反蓋失理遠耳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

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立廟因園為寢曰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為奉明縣

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閼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曰國土風俗申

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

師古曰張湯

廟立子

閔為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

之首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為王封于東土世為

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其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

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德則能終天祿者也厥有

愆不臧廼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治也與讀曰歟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

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

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曰姦巧邊畔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畔音萌師古曰

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吐庶人薰音勳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徙

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北州曰安孟康曰古緩字也臣贊曰安安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安音他果反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棗

德服虔曰棗薄也師古曰棗古匪字也匪非也毋廼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

王其戒之且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

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且自曰次第當

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武帝由是惡且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

昭帝賜諸侯王璽書且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

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之往也呂問禮儀為名

王孺見執金吾廣議師古曰郭廣問帝崩所病師古曰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

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讀與祚同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

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

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

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封斥開也請立

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

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

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

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呂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

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

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比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救同飭整也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呂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

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

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

在方今寡人欲擣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橋正也章表也橋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

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呂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

冠謝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

職謂官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后

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

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

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

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其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

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

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啟師古曰啟與驅同郎

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僭為之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呂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侍中之飾王僭為之

獵文安縣曰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且日殺義

等凡十五人會併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併侯舊川靖王子也併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

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

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併侯久之且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

權有隙皆知且怨光即私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

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且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

且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

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且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師古曰間音工見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

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愆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不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

為典屬國師古曰但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敞也又將軍

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斷免之道上移蹕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

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許今人為燕王且上書又云且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

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

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其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

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且千數且

呂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且劉澤素

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

...

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

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謹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

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

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水泉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園音胡困反烏鵲

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

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臣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

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黃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

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

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巖髮歷巖掛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贊說是也寘音徒千反骨

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橫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

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

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

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

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呂安宗廟非呂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

邪樊鄲曹權攜劍推鋒師古曰樊鄲從高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師古

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

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耐見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旦得書曰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

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呂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

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十

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

安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

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

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

保疆李奇曰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嗚呼悉爾心祇

祇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祇祇敬也兢兢慎也毋桐好逸毋適宵人應劭曰無

惟法惟則師古曰言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

力扛鼎師古曰扛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

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

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呂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

上年少無子有覲欲心師古曰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胥迎女巫

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服師古

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

師古曰

女須云武帝神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為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昌邑王

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寤信女須等師古曰寤古浸字也寤漸也益也數賜予錢

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

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

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廼止不謂後胥子南利

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

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巨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

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

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

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

已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訊就問也胥謝曰罪死

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人子姬妾之秩也王自歌曰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

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勢心懷悲戚何用為樂心所喜出

入無悰為樂亟韋昭曰悰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

反蒿里召兮郭門閱師古曰蒿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

也逝合韻音上列反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上衡反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

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

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

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
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其王意嗣師古曰其二年薨子哀
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子守是為靖王
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呂廣陵
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
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博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令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

利漢師古曰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呂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

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

者道買積竹杖文類曰合過弘農使大奴善巨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

之尤長至湖師古曰使者巨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安樂告遂遂入

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巨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

吏也屬音之欲巨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洒也洒濯也湔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

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

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至城門遂復言賀

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文類曰弔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

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

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

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
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巨問郎中令遂遂
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印遂印
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夫國之存亡
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
王道備師古曰浹徹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
竹仲反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于庶人師古曰巨存難巨亡易宜深察
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祇祥數至血
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
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巨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發視之青蠅
矢也巨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

愷悌君子毋信讒言

師古曰已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巨為左右如不忍昌

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

師古曰

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

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

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

書

師古曰密令警

敝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

曰臣敞地

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

它不得

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

督盜二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剋

宮清中備盜賊

李奇曰剋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

臣敞數遣丞吏行

察

師古曰行

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

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

音人衣短衣大絳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但言惠文侍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中冠孟說是也

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臣敞與坐語中庭

閣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已惡身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

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

闕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各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名也紉音敷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

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妻十

六人子二十二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

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

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已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

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

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曰臣敞書聞奏

可皆已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

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縣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

至仁復封為列侯賀歸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

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楊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

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

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已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

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攷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

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

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

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已加也宜已禮絕賀已奉天意願

下有司議議皆已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

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

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太子

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

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

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

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

行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

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已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聖人以

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已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

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已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

導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漢書六十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師古曰分嚴後為下卷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

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

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

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

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

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呂義理之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

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排優畜之

師古曰論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之無根柢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巨問太尉田蚡蚡曰為

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

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

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巨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為臣子也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廼遣助巨

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為無符驗也助廼斬一司馬諭

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

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

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

音奴人安其生自目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巨誅越臣安竊

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劓髮張楫以為古翦字也

師古曰劓與翦同音說是也不可巨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

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巨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侯也為王者斥侯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

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

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閒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

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可盡

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為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

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曰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

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

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曰接

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音扶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諭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

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廂反領山領也不通松草運轉皆轎輿也師古曰服音費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

之音無所依柁舟而入水師古曰柁曳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巨深林叢竹水道上

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地也音數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

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閒忌人

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以其軍降處之上塗蘇林曰塗音耿舟之後復反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權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權音直義反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

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曰為記曾未入其地

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

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

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

閉而晚鼃不及夕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言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

巨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迤反不可巨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廼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脈力薄材孟康曰脈音滅薄力也師古曰脈弱也言其乘弱如縣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巨保地險而中國之人

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用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

師古曰不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饗亦餉字南方暑

溼近夏瘴執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堅疾癘多作兵未

血刃而病死者什一二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巨償所亡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巨誅死其民未有

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巨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巨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讀曰供陛下巨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

曰組者印之綵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巨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巨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免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免之逃

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

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紵師古曰

曰樹植也機縷曰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饗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經紵音人禁反

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越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當此之時外內

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

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

克之師古曰既濟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

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

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如使越人蒙刃徼幸曰逆執事之顏

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斯徼與

析新者輿主駕車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曰四海為

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囿江海為池師古曰八數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曰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

租稅之收足曰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

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

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

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閒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曰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曰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已十萬

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廼

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南越王頓首曰天子廼幸

與兵誅閩越死無已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

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昧明不能燭師古曰燭重已不德師古曰重是已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

夫已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思明太平

已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已發屯臨越事上書陛

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

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然自五帝三王禁暴

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已制海

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印治師古曰印讀曰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

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欲招會

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今者邊又言閩王

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

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已虎狼之心貪據百越

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師古曰王

師古曰

師古曰

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屯曾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

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

華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華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服也故

遣太子嬰齊人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曰報盛德閩王曰八

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冶屬會稽士卒罷倦師古曰罷請曰疲二王之衆相與攻之

因其弱弟餘善曰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曰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

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

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

使使者臨詔臣安曰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間語也從音千容反上問助

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上問所欲對願

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

日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

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曰春秋對毋曰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

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

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

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令躬詔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

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

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

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為輕廷尉張湯爭曰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

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日給

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

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詭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

當國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曰汝妻恚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

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

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飲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上計吏卒更乞句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句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

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已為罷敝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

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

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一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

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

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

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

日飯音扶晚反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

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

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

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相推排陳列

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廢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

如今州牧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

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

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飲居一月妻自經死

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

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

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

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

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已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

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

見湯坐牀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後

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

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呂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恭行筮法曰塞白乘五至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

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

不許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

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

上召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

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呂為天

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

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兼總一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

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曠盜賊不輒伏

幸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已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

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已衆吏捕寡賊其執必

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已爲禁民毋得挾

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已相害已禁暴

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鉤戈安居則已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已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

抗敝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官反是以巧詐並生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

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

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爲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

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已獲鉏耒相撻

擊師古曰耒摩田之器也耒馬耨也挺大杖也耒音夏華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至

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已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然師古曰鄉讀白纒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

男子生桑弧蓬矢已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扞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

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

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貴中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

王合射已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已

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已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

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已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

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及汾陰得寶鼎

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
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
然壽王獨曰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
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天
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
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
潤澤下露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
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
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
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
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
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古曰
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
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
謂諸子諸儒生相與排儂不

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師古曰貸
音士得反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
衛青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

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

不惡切諫臣博觀忠臣不避重誅臣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

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臣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
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

古主兵之官有
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
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

旅秋治兵所曰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
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

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

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
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

殺氣也振整旅眾
也獮音先淡反

也獮音先淡反

也獮音先淡反

也獮音先淡反

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

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日行重

不及事得其地不足已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

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已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鹵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

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起於黃腫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餉師古曰餉亦饒字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已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

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

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覆音芳自反適足已結怨

深讐不足已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毆所已為業天性固然

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已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

失其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

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音徒何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

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

慮

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

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

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

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

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則逆

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曰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

代立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

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呂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呂德施實分

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

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呂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

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糜也諸侯五卿大夫

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饒亨之誅吾曰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偃

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毋城呂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

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成就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

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

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

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

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

呂王與姊姦事動王王呂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殺偃

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

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呂故諸侯子多呂得封者及齊王呂自殺聞上大怒呂為偃劫其王令自殺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呂謝天下廼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呂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呂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

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匹土之地

身非王公大人各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偏袒

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

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呂

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

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

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倡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

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

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

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

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

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

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

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

成康服虔曰夏禹也于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曰

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侔等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

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辰已解於上此陛下

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曰安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

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漢書六十四

